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warm, orange-toned illustration. It depicts a woman with dark hair, looking thoughtfully to her left with her hands clasped near her chin.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, a large, detailed parrot is perched.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, a sunflower is visible. The overall style is painterly and evocative.

地老天荒

只有真心相爱的恋人，
才能创造奇迹，
挣脱死亡，绝地逢生……

台湾 朱 岩

地老天荒

朱 岩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金盏花系列
地老天荒
(台湾)朱岩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80605-361-1/I · 309

定价：9.80 元

第一章

血，滴答、滴答，汨汨直流，在黄泉上，凝成一条怵目惊心的血路。

不得安息的灵魂飘荡四方，背上驮着沈重的忧伤，期待冤屈早日获得平反，与心爱的人现坟墓重逢。

传说有一种鸟，叫苍脊银鹰，全身黝黑，眼上有一圈银眉……

此鸟五百年才出现一次，专为有情人儿来。它可以命名人挣脱死亡，绝地逢生……

只要是真心相爱的恋人——

记得，必须是真心相爱。

否则……

*

*

*

此时正是六月盛夏，骄阳当头，蝉鸣树静。

在灼热的阳光下长跪了将近一个时辰的进士们原已

地 老 天 荒

有些萎靡，忽尔听到宫里的太监传呼。

“皇上驾到！”

大伙顿时提足精神，高高竖起耳朵，仔细聆听。

“康熙元年，恩科殿试，一甲第一名进士庄友毅！”

“吓？！”跪在第二排的庄友毅脑袋瓜子“嗡嗡”作响，眼前的景物立刻变得恍惚起来。

浑浑噩噩随众人出班，在轻如游丝的鼓乐声中，司礼官抑扬顿挫地唱礼，带着八名进士一起向皇帝老爷磕头。

折腾了半个时辰，才由宰相等一品官员亲自送往太和门，至东安长街搭就的彩棚吃簪花酒，任凭成千上万的百姓瞻仰丰采——即所谓“御街夸官”，几百年仪式一成不变。

这一切礼仪就庄友毅而言，均是迷迷糊糊的，好似傀儡般任人拖着，他心里若明若暗，似喜似惊地混沌一片。

到典仪完结，人潮渐渐散去之后，他再也把持不住，见着路人就痴呆地傻笑，“我中了状元，我是状元！”

“没错没错。”杂货铺的老板又矮又胖，一笑起来

地老天荒

两只眼睛全陷进肉缝里去，“您老是状元，天下第一，将来必定能做到中堂老爷，赶快回去告诉老婆小孩吧。”

“对对，回去，回去……”

但见他目光如醉，似梦似醒，一路摇摇晃晃返回家中。

“回来了，回来了！玉儿，快把燕窝汤端过来。”庄友毅的妻子素慧四十上下，嗓门奇大，吆喝起来，直可震撼五湖四海。

“娘，爹是怎么了？”庄玉筑是庄友毅唯一的女儿，芳年十八，犹待闺中。

“是啊，怎么有点魂不守舍？老爷，你没问题吧，别吓唬我？”

“我会有什么问题？状元，凭文章挣来的，你们懂什么？”

素慧听他言语杂乱，两眼发直，当下一颗心提得半天高。

赶紧扯过玉儿，在好耳边呵念一番。

“这样有用吗？”没想到她爹八字不够重，居然受不了“状元”这个头衔。欬！

“不试试看怎知道？快！”素慧知道她丈夫最怕人

地老天荒

挖苦，谁敢挖苦他“屡试不中”，他就跟谁翻脸。

今儿见他仿佛得了失心疯，左右无计，史好叫女儿过来帮腔一起挖苦他，看他能不能恢复神智，当个像模像样的状元郎。

“好嘛。”玉儿将手里的凉汤递过去，诚惶诚恐地问：“爹，状元是什么东西啊？可以拿来换钱买东西吗？”

庄友毅一口汤正喝到嗓子眼，听见这话，猛地一呛——“笨女儿，状元可伟大了，那是天下第一人哪！”

“哎呀！那可失敬得很啦！天下第一人，几百年出一个呢？”素慧抓住关键，接着抢白发问。

庄友毅板过脸，讷讷吐出：“三年。”

“三年就出一个？”素慧啧啧称奇。“我不客观存在为像孔圣人、孟圣人，五百年才出一个呢！原来三年就出一个，也不过比老母鸡下蛋少些罢了。”

“无知！”庄友毅满面庄严肃穆。“简直乱比一通，金殿诏试，玉堂赐宴，……就是亲王贵族也没这分体面风光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嘿！这招果然有效，再加把劲应该就功德圆满了。

地 老 天 荒

素慧拼命向玉儿使眼色，要她想点狠招，帮她多把她爹丢掉的三魂七魄给拉回来。

“对嘛，那根本不算什么，何况……”糟糕！一时想不出说什么好耶，这……“何况，你考试作弊，被监考官查出，九重震怒，朝野皆惊，呃……”

“什么?!”

话未说完，她爹已是面呈死灰，骇然跌坐，形同痴呆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玉儿吓得仓皇失措。

“老爷，老爷！”素慧向前摇晃他的手臂，他竟如毫无知觉。

完了，完了！一定是玉儿“药儿”下得太猛，才会直接把他吓成白痴。

这可如何是好？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她的状元夫人不就全没着落了？

“拿水来。”这招如果再无效，那就真的是她的福薄命舛，怨不得人了。

玉儿一连提了六大桶水，由她娘将有百年难得出一个的天下第一人淋得里外通湿。

结果，她爹还是没清醒过来。

好好一椿天大的喜事，变成无可弥补的遗憾，庄家

地 老 天 荒

上上下下，顿时陷入愁云惨雾之中。

*

*

*

延请了十数名大夫前来诊治，庄友毅的病情却依然主，害素慧天天以泪洗面，哭得嗓子痒哑。

“娘，您就别伤心了，长此下去，身子骨怎么受得了。”玉儿边递茶，边伸手为她娘顺卸、捏抚。

“我怎能不伤心？你爹这一倒下去，我的希望全落空还不打紧，先前向周掌柜顶下的宅院、向旺发嫂购置的土地，还有金饰、布料，林林总总，你教我怎么付得出钱来？”用力抽一口气，继续呼天抢地。

“你没事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”她们家虽然称不上气派豪华，但仍堪称温馨雅致，何必另外购置宅院？

“不多添点田产、行头，怎么像状元之家？你不懂，在官场上，门面比什么都重要。”刀老早听了风声，说她家老爷稳中科甲第一；庙口的赵相士也铁口直断她是贵夫人的命。状元夫人就是贵夫人？！

若非有九成九的把握，她也不会大手笔地一口气订下三百多两的珠宝玉环，绫罗绸缎。

谁知道？谁知道……那没用的东西，中了状居然高兴得把持不住。疯了！

地 老 天 荒

老子已经够没出息，还生个笨死人的女儿，教她随便“挖苦”两句，她竟然该讲的不讲，不该讲的扯一堆。

诬指她爹作弊？这是多么严重的指控，难道忘她爹书房上头那块横匾写的是“光明磊落”吗？哎哎哎！

“都是你，都是你！”人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脑袋里装的全是糗糊，气死人了！

“人家哪想得到爹会那么不堪一击。”玉儿觉得委屈极了，咬着下唇，暗自垂泪。

“光哭济得了什么事？眼前最要紧的是去‘弄’一大笔钱，回来治你爹的病，顺带帮我还俩。”

“我手无缚鸡之力，上哪儿去‘弄’钱？”常言道：虎毒不食子。她娘该不会狠心把她推入火坑吧？

“这就是问题了。”

悍名远播的素慧，二十年来凭一双手操持全家务，尚能拨空督促丈夫考取功名，她的精明干练却在这次意外中，彻底被击垮了。

“不如，我们把买回的东西，全部退还给人家。”横竖他们一家仅三口人，将就点也就过去了。

“他们只表以六折价要回去。”换句话说，东西保不住不打紧，他们还必须平白赔掉一大笔钱。

地老天荒

“太过分了，简直岂有此理。”奸商奸商，难道做生意的人都那么坏吗？

恶运还在后头呢。

先是周掌柜上门出言恫吓，接着旺发嫂也来打落水狗，一天到晚到家里讨债的人潮，络绎不绝。

玉儿作梦也想不出来，她娘怎么会欠下那么多债务，令她疲于应付。

一个月光景不到，她们已将家中可以典当的东西全都押进当铺。

“接下来怎么办？”玉儿杰亮的两翦伙瞳，已因连日的煎熬，变得黯淡无光。

素慧咬咬牙，以壮士民腕的决心霍地站起来。

“我出去赚。”

“怎么赚？”她娘的样子，令她有股不详的预感。

“我去……帮人家洗衣服。”不然她还能做什么。

拜托，你想吓人呐？！

洗个衣服犯得着说得正义凛然吗？

玉儿受不了她娘装腔作势，索性横眉竖目，跟她大眼瞪小眼。

地 老 天 荒

不行，她不可以再听从她娘发落，瞧她把家里搞成什么样子？

如果不准备流落风尘，她就得自立自强。

“或者，你比较聪明，你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”

到了这节骨眼，不自动降级是不行的。

素慧是个明白人，她很清楚自己捅楼子的本事不小，补破网的功夫可就差远了。

玉儿自小聪慧过人，两岁即能分辨“之”，“无”二字，三岁就会拨算盘，六岁……八岁……

总之，她若想得出法子，就是天才中的天才；否则……就准备当一辈子傻瓜呆吧。

玉儿沉吟半晌，忽乐扬起秀眉，冷凝一笑，在她娘喳呼询问之前，翩然转入绣房。

故开什么玄虚？

素慧拉着本来就已经很长的脸，闷头闷脑枯坐在圆凳上，静待玉筑“生”出法宝来。

时间一点一滴流逝。

房里似乎毫无动静，她不会倒在床上打盹吧？

坐不住了，偷偷掀起门帘一角，瞧瞧——吓？！

素慧的脸犹以被鬼打到，一阵青一阵白。天呐，真是家门不幸，她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，居然养出个不知

地 老 天 荒

廉耻的女儿，她她她居然在房里养着一个男人！！

“你是谁？抄起门边的扫帚，素慧相准“他”的面庞就想挥过去。

“我是我。”这男人皮笑肉不笑，大摇大摆晃出堂外，将一副乱没出息的单薄身子“挂”在太椅上，看得素慧眼冒凶光。

“混帐东西，再不从实招来，当心我打得你满地找牙。”她的泼辣可不是浪得虚名。“玉儿，出来！”

要是他真对她女儿做了什么狗屁倒灶的事，她保证会让他死得很难看。

哼！什么德行？好好个男人却长杏眼桃腮，袖珍玲珑，漂亮得不近情理，简直有辱家门。

“你真的认不出我？”男人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冲着她咧齿一笑。

“你？！”左瞧三圈，右瞧两圈。“要死了，好端端的你装扮成不男不女的样子做什么？”

“赚钱呐！”玉筑眉色舞地将她“天纵英明”方能想出的好法子，一五一十说给她娘听。

“使不得，我——反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玉筑认为她的法子不仅万无一失，而且包准财源广进。

地 老 天 荒

“哎！你几时听过女人去当讼师的？别说我不赞成，县太爷也不会允许的。”才夸她聪明，马上就想出个超笨的名堂出来泄气，难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女。

“谁说我是女人？你张开眼睛看清楚，站在你面前的是不是个翩翩美少年？”连自己的亲娘都认不出来，可见她易容的功力一流。

“是……可你明明就是……”

“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”玉筑老神在在，开始幻想自己玉树临风地在公堂之上，和那老迈昏花的县太爷据理力争，凭博学睿智赢得官司的风光场面……

“咱们在村子里住了近二十年，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我们家只有一个‘陪钱货’，哪来的美少年？”

“那咱搬家呀，你不是常埋怨这儿没人情味，左邻右舍势利尖酸，亲朋好友见死不救？”奇怪，这么滥的地方，她们怎么会一住就是二十年？嘿！说不定她娘也……

“我……我有那么说吗？”她一向善良温和，敦厚待人，照理不应该会说出那么“那个”的话才是呀。

“有，还有更精彩的，要不要我复诵一遍？”玉筑揶揄外带嘲讽，眉毛还挑上挑下，加强暧昧效果。

“够了够了！咱们人生地不熟，能搬到哪里去？”

地老天荒

两个女人裹着小脚，已经是寸步难行了，何况还拖着一个半地傻的“状元”，素慧的心立刻冷了半截。

“天下之大，合处不能容身？娘，你放心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”

素慧用难以置信的眼神回望玉筑。这个笑起来依然稚嫩可人，天真烂漫的小女孩，真能扛起如此重责大任吗？

怎么她背脊一凉，直透脚心？

✱

✱

✱

朔风野大，黄沙飞扬，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狼嗅狗吠，所有街道巷弄便不可思议的空寂幽幽。

此地叫“希望小城”，位于古浪镇北部，三面环山，唯一通往外地的小径必须穿过鬼霞坡的乱葬岗，和一座摇摇欲坠、险象环生的竹木桥。

玉筑推着躺在板车上的父亲和她娘顶着满天风沙，屏息颤抖地搜寻这充满肃杀，渺无人迹的街头。

这地方怎会叫做“希望小城？呢？

天际灰茫，草长及腰，放眼尽是萧索寥落，沈沈暮气，一点希望都滑嘛！

玉筑愧疚地望向好娘。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会这

地 老 天 荒

样，我以为——”会到这儿来全是她出的馊主意。

“别说了，称找间客栈歇息，稍后再琢磨个法子，总归天无绝人之路，犯不着怕。”港澳慧表现得异常冷静。

又行了约莫大半里路，来到一座古刹前。

“我进去讨碗清水喝。”玉筑才上石阶，一团黑影突然自脚下凉过。

是啥？

未弄清楚状况呢，古刹里匆忙奔出个大男孩，朝黑影追过去。在如此初春时分，这男孩只穿一件薄袄，束了布腰带，脚底的鞋非但“出人头地”还十分“看破”。

“傻东西，找死吗？”男孩飞快抱回那黑影”。

呀！原来是只猫，有双大而明亮的眼珠子，可爱极了。

男孩回头陡然撞见玉筑一家人，脸孔吊地惨白如纸。

“你们……外地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刚刚才到，想找间客栈——”玉筑话声未歇，已不由分说地让大男孩捂住嘴巴。

“想活命就快躲进庙里去。”他力气颇大，三两下

地 老 天 荒

已帮忙将庄友毅扛进古刹里。

“这里是出了什么乱子，为何整座小城阴气森森，令人不寒而栗？”连古刹也不能幸免，隐隐透着一股寒气，孤孤单单一柱香火燃烧得分外寂寞。

男孩没有回答，因为骤响的丝竹唢呐强势地淹没了他们的谈话。

玉筑好奇极了，顾不得男孩的再三劝阻，执意趴在门缝边向外张望——

那是一群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，个个衣饰华丽，矜贵气派，脸上的表情则是清一色的木然冷凝。

花轿行经古刹时，布帘被风吹掀一角，露出新娘子空洞、哀悉美艳的容颜。

怎么会这样？大喜之日，她没理由难过得如丧考妣呀。

队伍渐行渐远，空余刺耳的乐音不断和张扬。

玉筑惊魂甫定，便忙不迭地抓着男孩追问：

“告诉我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她急于知道内情，好决定去留。

“没什么啦，不过时我们城里的恶霸又要老婆了。”男孩一改原先的惊悚，不屑地把嘴角且力往下撇。

地 老 天 荒